



随笔

且说八哥

文/图 王祥夫

我小时候只见过八哥却没见过鹩哥，鹩哥和八哥不一样，鹩哥的喙那地方有个黄色的小肉瘤，那肉瘤的颜色可谓鲜明，鹩哥的身型也比八哥大那么一点。八哥是一身黑，很像是舞台上古典戏曲中的侠客，在笼子里跳上跳下，十分干练猛厉，八哥虽是一身的黑，而爪子却是紫红的，黑衣红腿儿真是好看。八哥的俏皮还在于它脑门儿那地方有个小小的凤头，我们都叫它“凤头”，是一小撮儿，像是去理发店专门做过，很是俏皮。会养八哥的人，有时候会打开笼子放飞，它一腾身就飞起来，越飞越远，转眼不见，但只要养八哥的人吹几声口哨，有一个小黑点就又从远处出现了，这小黑点越飞越近，是那只八哥。小时候在地摊上看养鸟的人玩八哥，一会儿放飞，一会儿又吹口哨让它回来，心里真是羡慕极了，心想自己什么时候也养这么一只八哥。

我们那个小城，是四个门，好玩的东西都在西门一带，马戏团来了，打场子就在西门外的空地上，跑马耍狗熊、吐火吞宝剑，真是好看。那地方还有玩鸟的，八哥和腊嘴还有红靛壳、蓝靛壳。红靛壳长得很好看，我有时候在公园里也会看到它，它在树上飞，我在树下追，但很快它就不见了。后来读梁斌的《红旗谱》，那个冯老兰就喜欢养鸟，而书中也写到了一只红靛壳，他百般地想买，人家就是不卖给他。所以我对这种鸟印象特别深。这种鸟属莺类，莺的个头都很小，小柳莺简直就像是一片狭长的小树叶。古人所说的“流莺”简直是神了，它不是飞，而是流，而且相信流得很快，转眼就不知又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刚才还在这边的树上呢。

知道鹩哥和见到鹩哥是后来的事，朋友请我去他家吃饭，天大热，饭桌就摆在院当中的葡萄架下，我坐着喝茶，等饭菜上桌，忽然就听见了有人在说话，周围没人啊，等它再说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是挂在葡萄架下的那只鹩哥在说话。它先是问好：“你好”，是普通话，然后还是“你好”，是本地话，接着还是“你好”，这回有口音了，像是附近什么县份儿的话，主客一时都抚掌大笑。

八哥与鹩哥相比，我还是喜欢八哥，这简直是没有道理可说，是小时候喜欢什么就是什么，这就像喝酒，我就不怎么喜欢喝茅台，因为我的父亲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用筷子喂我烧酒：来，再来点，来，再来点。

我的喝酒是父亲从小教的，用筷子头。

书随人走 人也随书走

韩浩月

我的朋友书评人绿茶讲了一个故事：大学时因住集体宿舍，把积攒的几十箱书打包寄回了老家，放在他姐姐家的阁楼上，后来姐姐的房子卖了，新房主同意那些书可以继续存放。五月上旬绿茶返乡，专门去看望了这些被他“遗落在老家的书”，这是数年来，他与他过去的书唯一的一次见面。

这个故事让我有些动容。他的那些书都很珍贵，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等大量经典级丛书，涵盖萨特、加缪、卡夫卡等世界级大师的名作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些书很难搜集得如此齐全，绿茶在学生时代的藏书就如此丰富，让人羡慕。

绿茶与这些书的缘分可谓“爱中有痛”，这些书无论购买、收藏的过程，还是给“主人”提供的营养价值，都决定了它们难以被忘怀，但它们的确与拥有者分别得太久太久了，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仅有屈指可数的重逢，而现

在，绿茶在北京的家已经被这些好书的新版本乃至更多其他的好书堆满，过去的书与人，不得不继续“分别”的状态，这多像游子与故乡、亲人之间的关系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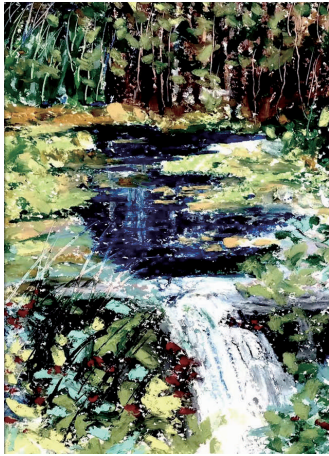
绿茶说，就把那些书留在老家当个念想吧。对他的说法，我所理解的是，他是找到了一个时常回故乡看看的理由。人对家乡的惦念，除了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朋友之外，旧居、美食、一条河、一棵树，都会时常牵动人的心。这次绿茶回老家，说到自己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已经拆除了，旧居的痕迹丝毫未留下，看到他在旧居原址上拍摄的照片，神色中有很容易被发现的失落。他留在老家的那些书，会在时光中保持原样，列阵等待着他吧。

之所以被绿茶与书的故事打动，是因为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：我二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，为数极少的行李当中，就有三四十本书。那些

乡恋

为明天而战

乔傲龙



张朝曦 作

一片废墟中开始重建。

每天晚自习后挑灯再战，把休息时间兑换成学习时间。那时年少，心里长牙，立志只要今天不死，便为明天而战。

日复一日的心理亢奋和身体超载中，紧绷的神经弹性渐失，最终彻底错乱。瞌睡得要死，死活就是睡不着，日日夜夜煎熬。校医不建议安眠药，数了好几个月的绵羊，衰弱的神经才开始见好。

书是一个年轻人本就微薄的财富中最厚重的一部分，有这些书在，就像有亲人陪在身边，会提供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撑，让人不孤独。

可是，就在两个月前，我把这批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，都打包寄回了老家。收拾书的时候，用柔软的毛巾，逐一擦干净了它们身上的尘土。妻弟在乡村的旧居翻新了，有整整一层的房间留作我那些藏书的容身之所，崭新的书架已经打好，只等那些书逐一上架归位。

在聆听和讲述这些人与书的故事的时候，心里想到，有的时候书会跟着人走，有的时候人会跟着书走，当年那些书是跟随着我离开家乡的，现在，它们先我一步回乡，这不是意味着，在将来的某一年，我会踏着它们的返乡足迹，最终在老家实现“会师”，继续长相厮守的日子？这个事情，我没有细想，一时也不愿意细想，担心想着想着，就要忍不住付诸行动。

书不说话，但书对人的等待，静默且恒久。人对书的牵挂，多数时候是淡淡的，但这些情绪积累多了，也往往会左右人生轨迹。人与书的缘分，或许就是这样吧，没有负担与负累，只有陪伴与滋养，在人与书的互动与纠葛中，一生会额外多一些沉静的底气。

孰料甲状腺肿大又来捣乱，脖子肿得跟脑袋一样粗，喘气都疼，吃饭像咽刀片，国庆节放假没敢回家，怕爸妈见了不落忍。空荡荡的宿舍里独坐伤神，一阵凉风吹过，两行热泪在四下寂然中滚落。泪干了，牙却咬得更紧。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，不怕死的才有活路。

一番困兽之斗，毕业统考终于冲进了班级前三，这是高中时拿过的最好成绩。

转眼高考。三天考试，考场上的我像一块木头，貌似波澜不惊，脑海里却波涛汹涌，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灵光乍现。

班主任考前对我的预期是五百六十分，建议报人大，我哪敢。考分出来，兜头一盆凉水，只有可怜的五百一十多分。所有的志愿全部落空，幸好服从调剂，被录取到山西大学中文系。拿到通知后三夜未眠。比山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线高出40多分，不甘心被“捡漏”。但思来想去，还是咽下所有不甘，接受现实安排。漫长的三天，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。

父亲早早卖掉家中的耕牛，为我备好远行的盘缠。9月某日，父子二人出乔眼村，下谭坪堰，过乡宁，到临汾，登上了去往太原的火车。怀揣着录取通知书、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的我，此时已在法律上与曾经的土地断绝了关系。

喘着粗气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。五百多里外的省城，一段与青春有关的苦乐年华在等待着我的到来。

连载

沈从文的毛笔字就很好，看风格，不像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四个刊头字竖排，下面是横排三字：第一期。用线条隔开，再下面是竖排的五行小字：每星期三、六出版；通讯处：投稿地址：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，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。说是整版，实际只有全版的七分之五，每七分之一是一栏，正文都竖排。

这一期诗文共是五题，分别是：

岂明：《猪鹿狸》
林徽因：《惟其是脆嫩》
卞之琳：《倦》（诗）
杨振声：《乞雨》
沈从文：《“记丁玲女士”跋》

右依次是：（第三张）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大公报，（星期六），（第十二版）。

我让朋友查这个版，是看了网上文章，说沈从文接办《大公报》副刊，便请林徽因给他写了发刊辞。发来的版面上，无论从位置上还是从文题上，都看不出是发刊辞。不过，再一看马上就明白，岂明者，周作人也。再看这篇《惟其是脆嫩》，还真像个发刊辞的样子。

这题名，先透着几分钟爱，里面的文句，可就全然一副“护法观世音娘娘”的口气了。看一段就行了——

创作的主力固在心里底，但逼迫着这只有时间性的情绪语言而留它在空间里的，却常是刊物这一类的鼓励和努力所促成。现走遍人间是能



34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刺激其创作的主力。尤其在中国，这种日子，那一副眼睛看到了些什么，舌头底下不立刻紧急的想说话，乃至于歌泣！如果创作界仍然有点消沉寂寞的话——努力的少，尝

得有组织号召的本事。这上头，废名就差得不是一点点，他是个只知埋头写自己作品的人，对外界少有关心，更不会着意培养自己的弟子。

再一个当得起文坛领袖职责的，该是杨振声了，可惜的是，像杨振声这样有大来头的人，是不屑于做这种“拉帮结派”的事的。说来说去，当得起精神领袖名分的，还要数林徽因。既有文风的引领，也有组织号召的本事。

后人怎么说好，都是虚的。当年影响最大的，可作为标志性事件的，还要数为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写“发刊辞”这件事。后来编选出版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》，不过是坐实了她文坛领袖的身份。

随笔